

唐宋八大家散文精品叢書

· 主 編 · 弓 保 安

韩愈散文精品选

· 原文 · 注釋 · 譯文 · 賞析 ·

高海夫 編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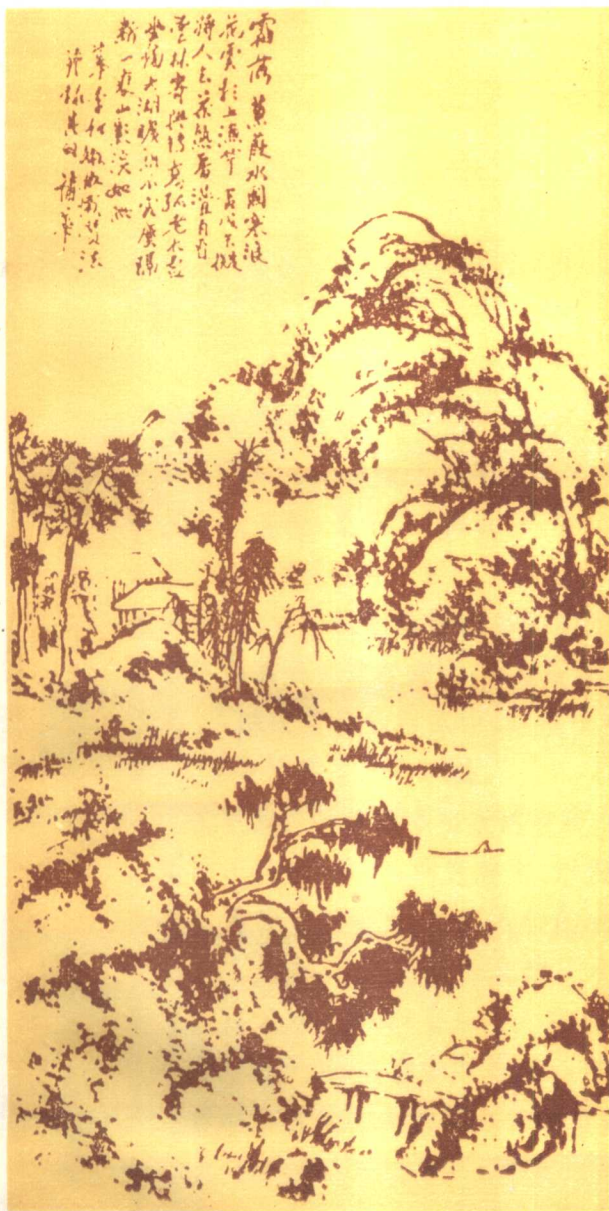
陝西人民出版社

唐宋八大家散文精品丛书

主编·弓保安

韩愈散文精品选

(原文·注释·译文·赏析)



高海夫 编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ACT80/09

(陕)新登字 001 号

唐宋八大家散文精品丛书

韩愈散文精选

高海夫 编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6.625 印张 4 插页 145 千字

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000

ISBN 7-224-03882-2/I·889

定价: 8.40 元

目 录

韩愈简介	(1)
祭田横墓文	(3)
子产不毁乡校颂	(7)
圯者王承福传	(11)
答李翊书	(19)
送李愿归盘谷序	(26)
与崔群书	(33)
送孟东野序	(42)
师说	(50)
送董邵南序	(57)
祭十二郎文	(61)
送王秀才序	(71)
送区册序	(76)
送廖道士序	(80)
张中丞传后叙	(84)

• 韩愈散文精品选 •

毛颖传·····	(95)
国子助教河东薛君墓志铭·····	(105)
送石处士序·····	(111)
送穷文·····	(117)
进学解·····	(124)
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·····	(133)
蓝田县丞厅壁记·····	(141)
唐故监察御史卫府君墓志铭·····	(146)
论佛骨表·····	(152)
柳子厚墓志铭·····	(162)
送高闲上人序·····	(173)
杂说·····	(179)
原道·····	(182)
原毁·····	(196)
后记·····	(202)

韩愈简介

韩愈(768—824),字退之,河阳(今河南孟县)人。唐德宗贞元八年(25岁)中进士,之后却三试博学宏辞科,皆不第,仕途颇为坎坷失意。贞元十九年方迁升监察御史,适逢本年关中饥旱,他上书朝廷,请宽免百姓租赋,触怒权贵,被贬阳山(今广东阳山)县令。此后多年,沉浮不定。元和十二年,宪宗命宰相裴度统诸军进讨淮西,韩愈为其行军司马,淮西平,以功迁刑部侍郎。元和十四年,又因谏宪宗迎佛骨,几乎被杀,后经裴度、崔群等人求情,乃贬为潮州(今广东潮州)刺史。穆宗即位,召还京师,任国子祭酒,次年转兵部侍郎。长庆二年,奉命往镇州(今河北正定)宣抚王庭凑,不辱使命,为朝廷平息了一次叛乱,被苏轼誉为“勇夺三军之帅”。同年改任吏部侍郎。长庆四年,以吏部侍郎卒于长安,故世称韩吏部。谥曰文,故又称韩文公。韩氏郡望为昌黎,故亦称韩昌黎。

韩愈的一生是以兴复儒道为己任的，但同时他又总是由道及文，欲兴儒道、复古文，一身而二任焉。他倡言“修辞以明其道”，但其注视与着力处，并不在于对儒道本身的发微与推阐，而是在于取其政治伦理学说之大端和它的政治社会设计的基本框架，用以挽救李唐王朝当时所面临的江河日下的颓势；是在于据以观察、感受与体认当时现实中极为严峻而迫切的问题，就这些问题作不平之鸣。上述的大端与框架，虽不免显得陈旧，对古文的创作亦不无束缚作用，但他旨在直面社会、为现实服务之意，仍是积极的、可取的。为此，他自然要反对带着偶对、音律、用典、辞藻重重束缚的骈文，提倡如先秦两汉那样散体单行的古文，并“师其意不师其词”，在熔冶古代与当时语言的基础上，创造一种随势而异，灵活自由，参差错落，更宜于表达其丰富内容，更新颖完美的散文艺术形式。韩愈不仅在理论上如此提倡，而且以自己的创作，实践了他的主张，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，从而使他成为司马迁之后我国最优秀的散文作家之一，为我国散文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。

祭田横^①墓文

贞元十一年^②九月，愈如东京^③，道出^④田横墓下，感横义高能得士，因取酒以祭，为文而吊之。其辞曰：

事有旷百世^⑤而相感者，余不自知其何心。非今世之所稀，孰为使余嘘唏^⑥而不可禁？余既博观乎天下，曷有庶几^⑦乎夫子之所为？死者不复生，嗟余去此其从谁？当秦氏之败乱^⑧，得一士而可王，何五百人之扰扰，而不能脱夫子于剑铓^⑨？抑所宝之非贤，亦天命之有常？昔阙里之多士^⑩，孔圣亦云其遑遑^⑪；苟余行之不迷，虽颠沛其何伤。自古死者非一^⑫，夫子至今有耿^⑬光。踟陈辞而荐酒^⑭，魂仿佛而来享。

【注释】

①田横：战国时齐王田氏之后，秦末起兵反秦，曾自立为齐王。后为汉兵所败，率其部属五百人逃入海岛。刘邦称帝后，派人招降，田横与其客二人行至洛阳东边的尸乡，因不愿称臣受辱，故自杀，二客和岛上的五百人也都先后自杀。田横墓在尸乡。②贞元十一年：公元795年。贞元，唐德

宗年号。③愈如东京：如，往。东京，唐代以洛阳为东京。④道出：途经。

⑤旷百世：旷，隔离、远隔。百世，极言时间之久长。⑥孰：谁，什么。嘘唏：叹息，哽咽。⑦曷：何、哪里。庶几：相近、差不多。⑧当秦氏句：指秦二世元年陈胜、吴广起义，秦朝崩溃。⑨剑铎：剑刃。这里指田横自杀。

⑩昔阙里句：阙里，在今山东曲阜城内，孔子的出生地。这里即以代指孔子。多士，相传孔子有弟子三千人，身通六艺者七十余人。⑪遑遑：不安定。孔子周游列国，东西奔走，不为世用，故云。⑫死者非一：死的情况各异。非，一本作皆，则意为人皆终有一死，亦可通。⑬耿：与光同意。⑭跪陈辞句：跪，长跪。陈辞，指读祭文。荐，献。

【译文】

贞元十一年九月，我到东京去，途经田横墓下，为田横很讲义气因而得到士人的拥戴所感动，所以拿酒来祭奠他，并写了一篇祭文表示凭吊之意。祭文说：

有的事虽远隔百世而仍令人感动，我自己也不清楚那是怎样的心理。不是现在这样的人十分少见，怎能使我禁不住感慨叹息？我已经广泛地观察了天下，哪有类似您这样作为的人？死去的人已不可能再生，可叹我离开这里又去依归谁？当秦朝末年天下大乱之际，得到一个贤士就可以称王天下，为什么相随的有五百人之多，竟不能使您免于伏剑自杀？是您所爱重的都不是贤士，还是这原是天命所注定？从前孔子门下也贤士很多，但这位圣人也不免终生奔波；只要自己的行为不误入迷途，即使困顿失意又有何妨。古来死去的人情况各异，您的死去却至今仍放射着感人的光芒。我跪读祭文并献上清酒，您的魂灵仿佛已来饮享。

【赏析】

唐德宗贞元八年，韩愈进士及第，但从此直至贞元十一年这四年间，他在长安却三试博学宏辞科，皆不中选；三上宰相书，均未被理睬。于是他带着满怀的失意不遇之情，愤然离京，东归河南故乡探望。当他“道出田横墓下”时，这位死于千年之前的古人，其“义高能得士”的特点，正好与他失意不遇的情怀，相互激射感发，遂使他写下了这篇颇具特色的祭文。

田横如何“义高”，又如何“得士”，文章中只是一语带过，并没有具体叙写，也就是说，本文不是通过对死者生平事迹的记叙，来表达自己的追念哀悼之情的。作者只是把田横的“义高能得士”作为一种标尺，一种榜样，拿它和现实来对比，在古今映照中，抒发自己对现实的不满、内心的感慨。从而就使本文具有这样一个特点：似乎是为田横而发，又似乎不是为田横而发，或者说不仅、主要不是为田横而发。祭文一开始的八句，就明显地表现出作者的情感是重在伤今，而不是重在怀古。祭文都具有强烈的抒情性，而这篇祭文的抒情却具有自己的特征。

文章的后半，作者并没有沿着借古慨今这一思路一直写下去，这样，很容易使文章显得平直、呆板。

“当秦氏之败乱，得一士而可王，何五百人之扰扰，而不能脱夫子于剑铎？”于是，作者忽然掉转笔锋，波澜突起，依据史实，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：为什么有贤士五百之多，不仅无助于实现“可王”的理想，而且无助于自己伏剑自杀悲剧结局的改变？对这样一个问题，作者的回答、解释，也是极巧妙而别致的。他只

写了“抑所宝之非贤，亦天命之有常”这两个摇曳不定的句子，提出了两种可能与怀疑，并无断语。不过读者并不难体会到，作者所肯定的是后者而非前者。否则，“所宝非贤”，即不能称为“得士”，那么前半的借古慨今，将立即化为随风飞散的云烟，丧失了存在的依据。下边两句，作者借孔子肯定了这一解释。孔子是圣人，孔门多贤士，这在古人，都是深信不疑，极有说服力的。然而这位圣人，却是一生东西奔波，终于不为世用，这岂不是天命使然吗？既然天命有常，那么怎么办呢？是俯首听命吗？作者显然不肯这样。“苟余行之不迷，虽颠沛其何伤。”他重在人事，姑且把天命抛在一边，且随它去。这种自强不息，近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意志，是他从儒家学说中汲取的极为可贵的精神。吴汝纶说：“阙里四语极变化。”用笔极跳腾变化，这自然是可取的；变化中所蕴含的上述精神，似尤足珍视。

祭文不过一百五十个字，如此短章，竟能千回百折，词意又全从空际翻腾，写出无限悲慨，尽管韩愈这时才二十八岁，其古文的造诣却已经很可观了。

子产不毁乡校颂^①

我思古人，伊郑之侨^②。以礼相国^③，人未安^④其教。游于乡之校^⑤，众口嚣嚣。或谓子产，毁^⑥乡校则止。曰：“何患焉，可以成美。夫岂多言，亦各其志。善也吾行，不善吾避，维善维否^⑦，我于此视。川不可防^⑧，言不可弭^⑨，下塞上聋，邦其倾矣。”既乡校不毁，而郑国以理。

在周之兴，养老乞言^⑩；及其已衰，谤者使监^⑪。成败之迹，昭哉可观。

维是子产，执政之式^⑫，维其不遇，化止一国。诚率是道，相天下君，交畅旁达^⑬，施及无垠^⑭。於摩^⑮！四海所以不理，有君无臣，谁其嗣之，我思古人。

【注释】

①子产不毁乡校颂：子产，春秋时郑国的大夫，执政二十余年，当时著名的政治家。颂，古代称颂功德的一种文体。一般为韵文，偶有不用韵的。

②伊郑之侨：伊，发语词，无实义。侨，子产名公孙侨，字子产。③以礼相国：礼，规定社会行为的法规、仪式等的总称。相国，辅佐君主治国。④

安；习惯。⑤乡之校：乡里的学校，同时又是乡人聚会议事的地方。⑥毁：这里意为禁止、取消。⑦维善维否：维，发语词。否，坏、错误。⑧川不可防：川，河流。防，用堤坝阻塞。⑨弭：止、塞。⑩在周二句：周的祖先公刘曾特意奉养年老有德的人，请求他们讲话，作为施政的参考。见《诗经·大雅·行苇》序。⑪谤者使监：谤者，批评朝政的人。监，监视。周厉王暴虐无道，国人多批评朝政，他便派人去监视，一发现谤者就杀掉，后来国人暴动，厉王被放逐。见《国语·周语》。⑫式：法式、榜样。⑬交畅旁达：畅通遍及。旁，普遍。⑭施及无垠：施，延。垠，界限。⑮於嗟：同呜呼。

【译文】

我怀念一位古人，就是郑国的子产。他用礼来辅佐君主治国，郑国人还不习惯于他的教令。他们出入于乡校，七嘴八舌议论纷纷。有人告诉子产说，取消乡校议论就会停止。子产说：“怕什么呢，它可以促成我的美政。他们哪里是多嘴，也是表达各自的意见。他们说得对的，我就施行，说得不对的，我就加以避免。对与不对，我在这里都可以得到借鉴。河流不能用堤坝来阻塞，人们的议论不能用权力来禁止，堵塞住人民的嘴巴执政者就成了聋子，这样国家就有败亡的危险。”不久乡校既没有取消，郑国也因此治理得很好。

在周朝初兴的时候，曾奉养老人请他们发表意见；到了它已经衰败时，反而派人监视批评朝政的人。这一成一败的历史经验，清晰可见。

这位子产，可以说是执政者的榜样，因为他的际遇不好，他的教化仅限于一个郑国。如果遵循这种作法，辅佐天下统一的

君主,那就可以畅通普及,推广到无边的地区。唉!天下之所以治理不好,是因为有君主而无贤臣,有谁能够继承子产的精神,所以我怀念这位古人。

【赏析】

文章的题目大抵已揭示了本文的主题,它是歌颂郑国的子产不毁乡校这一明智举措的。在我国历史上,有许多值得歌颂的人和事,因为这些人 and 事,直到今天仍闪耀着合理的光辉。但这样做需要识力,否则便会以非为是,以偏概全,或流于庸俗的歌功颂德。韩愈的集子里也不无这样的作品,不过他这一篇短文却是歌颂对了的。

子产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,他在郑国执政二十余年,采用了一系列具有改革意义的措施,使郑国大治。不毁乡校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事例。《左传》襄公三十一年载其事曰:

郑人游于乡校,以论执政。然明(人名,郑国的大夫)谓子产曰:“毁乡校,如何?”子产曰:“何为?夫人朝夕退而游焉,以议执政之善否。其所善者,吾则行之;其所恶者,吾则改之。是吾师也,若之何毁之?我闻忠善以损怨,不闻作威以防怨。岂不遽止(难道不能迅速制止)?然犹防川,大决所犯,伤人必多,吾不克(能)救也。不如小决使道(流),不如吾闻而药之(当作治病的良药)也。”……

本文的首段,即囊括《左传》所记之事,只是古代的“颂”体,多用韵文,作者也把原来的散体改写为韵文。字数虽减少了一半多,然而却字去而意留,而且文从字顺,明白晓畅,绝无因迁就用

韵而写出难字拗句，这些也显示出作者驾驭语言以表情达意的卓越本领。

如果本文就写到“既乡校不毁，而郑国以理”这里，或者再数奏几句就收笔，这样，大体也满足了题目的要求，完成了“颂”的意思。但这不过是《左传》的旧话重提，陈陈相因，了无新意。一个大作家是绝不肯这样的，即使对一个古老的题材，他总是力求有所开掘，有所深化。

文章的第二段，时间向上延伸，作者把笔触伸向西周。早年“乞言”以兴，晚期“监谤”而衰，的确是“成败之迹，昭哉可观”。虽然寥寥数语，却很有说服力。它更显示了子产不毁乡校以广开言路的正确性、合理性，显示了这样的举措确是值得歌颂、肯定的。

末一段的首二句，可以说是承接上意的总结语，作者认为子产的作法，可以作为执政的榜样。下边两句，笔势略作回旋：惋惜子产只是郑国的执政，因而其教化止能推行于一个小小的诸侯国。惋惜之中仍不离“颂”意。以下更以合理推想的口吻，从时间与空间上再予拓展：如以子产之道“相天下君”，那么，其结果当不再是“郑国以理”，而将是“天下以理”了。仍是“颂”意，但其蕴含显然较前已深广多了。最后四句，致慨于“谁其嗣之”，即时无其人，又结于怀古伤今之意，给“颂”字更增添了一层意蕴。

层层掘发，愈转愈深，这正是韩愈许多短文绝不显得单薄贫瘠的原因之所在。《祭田横墓文》是如此，这篇《子产不毁乡校颂》亦复如此，只是方式各不相同而已。二者合读，细加体味，从中当可获得不少教益的。

圯者王承福传

圯^①之为技，贱且劳也，有业之^②，其色若自得^③者。听其言，约而尽^④。问之，王其姓，承福其名，世为京兆^⑤长安农夫。天宝之乱^⑥，发人^⑦为兵，持弓矢十三年，有官勋^⑧，弃之来归，丧其土田，手镬衣食^⑨，余三十年，舍于市之主人^⑩，而归其屋食之当^⑪焉。视时屋食之贵贱，而上下其圯之佣以偿之^⑫。有余，则以与道路之废疾饿者焉。

又曰：粟，稼^⑬而生者也；若布与帛^⑭，必蚕绩^⑮而后成者也。其他所以养生之具，皆待人力而后完也，吾皆赖之。然人不可遍为，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^⑯。故君者，理我所以生^⑰者也；而百官者，承^⑱君之化者也。任有大小，惟其所能，若器皿焉。食焉而息其事，必有天殃^⑲，故吾不敢一日舍镬以嬉。夫镬易能，可力^⑳焉，又诚有功，取其直^㉑，虽劳无愧，吾心安焉。夫力易强^㉒而有功也，心难强^㉓而有智也。用力者使于人，用心者使人，其亦宜

也。吾特择其易为而无愧者取焉。

嘻，吾操馒以入富贵之家有年矣。有一至者焉，又往过之，则为墟^①矣。有再至三至者焉，而往过之，则为墟矣。问之其邻，或曰：噫，刑戮也；或曰：身既死而其子孙不能有也；或曰：死而归之官也。吾以是观之，非所谓食焉，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？非强心以智而不足，不择其才之称否而冒之者邪？非多行可愧，知其不可而强为之者邪？将^②富贵难守，薄功而厚飨^③之者邪？抑丰悴有时^④，一去一来而不可常者邪？吾之心恻^⑤焉，是故择其力之可能者行焉。乐富贵而悲贫贱，我岂异于人哉！

又曰：功大者，其所以自奉也博。妻与子，皆养于我者也，吾能薄而功小，不有之可也。又吾所谓劳力者，若立吾家而力不足，则心又劳也。一身而二任^⑥焉，虽圣者不可为也。

愈始闻而惑之，又从而思之，盖贤者也，盖所谓独善其身^⑦者也。然吾有讥^⑧焉，谓其自为也过多，其为人也过少，其学杨朱^⑨之道者邪？杨之道，不肯拔一毛而利天下。而夫人^⑩以有家为劳心，不肯一动其心以畜^⑪其妻子，其肯劳其心以为人乎哉！虽然^⑫，其贤于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，以济^⑬其生之欲，贪邪而亡道^⑭，以丧其身者，其亦远矣。又其言有可以警余^⑮者，故余为之传，而自鉴^⑯焉。